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雙城記 何冀平

不招生的大學

七十年前，北京有一所勞動大學，這所大學從來沒招收過學生。北京近郊香山，現在是北京著名風景區，尤其到了秋天，滿山紅葉，引來遊人無數。當年，這裡人煙稀少，十分荒僻。香山，成為中共中央毛澤東進駐北平的第一站，毛澤東住進雙清別墅，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四位黨的書記住進來青軒，中共中央的機關住進原來的香山慈幼院，從此，這片古老寂寥的山林，變得充滿生機，中共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相當於現在的中南海。為了保密保安，對外的說法是「勞動大學」。這種做法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時就有先例，那時中共中央的駐地被稱作「工校」，劉少奇被稱為「校長」。一些不知內情的人，以為真的是大學，還要來投考。勞動大學簡稱「勞大」，後來被老百姓稱為「老大」，倒也和事實相符。

北平是沒有開槍打炮和平解放，北京城和老百姓沒經歷戰火沒有傷亡，但是國民黨的特務也全部潛伏下來，僅國民黨特務組織就有114個，職業特務上萬人，還有其他反動勢力和外國間諜，有人計算過，平均每八十個市民中就有一個特務。

為保衛黨中央的最高層，有一支精干的小隊伍，只有150人，個個都是戰場上的英雄，隊長高富有，是出了名的神槍手，有百步穿楊的本領。為保衛香山，他們用三個月的時間進行突擊培訓，惡補城市知識，怎麼用馬桶、怎麼用水龍頭、怎麼打電話，怎麼穿着打扮，怎麼在大城市當便衣。上級部門特意為便衣隊隊員每人配備了一支美製左輪手槍，這種槍體積小便於攜帶。可是用慣了長槍的隊員們別說用，見都沒見過這種手槍，一個隊員在擺弄新槍的時候，槍走火了，槍口正好衝着隊長高富有。千幸萬幸，正因為不會用，上的子彈和槍不是一個型號，槍筒震裂了，子彈卡在槍管裡。

從北京西直門到香山大約二十公里，化妝後的便衣隊把整條路線全部控制了，一路上那些蹬三輪的、修皮鞋的、賣糖葫蘆的，都是便衣隊人。他們設點、佈防、偵破，偵破了一些重大案件，防止了破壞暗殺，有力保障了黨中央毛澤東在香山的安全。後來高富有做了中央警衛團團長，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此山中 鄧達智

從Beatles到巨星消失

夜已靜深，電台節目的話題或主持人及嘉賓話語內容有多吸引也難堅持「齋」聽，如若讓聽眾融入精選歌曲陪聽，讓夜深過得特別從容。

筆者擔任香港電台一台、賜官劉天賜任台柱深宵《講東講西》逢星期四節目主持人，選擇話題及嘉賓之外，最愛負責當晚播出的歌曲，台長開恩；星期四晚特予播放五首歌曲，比其他晚上多了一至兩首。

剛剛在印度度過了十多天農曆年假，回港返回《講東講西》，上星期講題為記憶新鮮熱辣印度，卻發現除一般傳統印度電影歌舞連場的樂韻外，對彼邦音樂並不認識，正忐忑間，想起歷史上真正樂聖之一；上世紀60年代初於英國利物浦發掘Beatles於60年代末曾到印度瑜伽並冥想，自此風格大變，開始問詢宗教，提出無神論述，歌曲內容顯露無遺，那是筆者進入中學、及後前往北美洲升學期間接觸的歌曲，感受深重。

選播《Let It Be》一曲，聽者與講者意猶未盡，即決定本周以Beatles為中心，談談大家對他們及他們作品的看法，選播歌曲有該樂隊早期《Yesterday》、中期《Hey Jude》、後期《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從中探討是60年代造就了Beatles？還是Beatles造就了那個倫敦Swing、環球樂與怒的時代？

Beatles之外，也選上同期美國民歌二人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Simon & Garfunkel的經典《Scarborough Fair》去探討何故經典巨星都發生在同一時期至上世紀90年代漸次凋零，不單止以英語為國語的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新西蘭、南非等等，就是全世界都再難見巨星，經典金曲同樣鳳毛麟角；日本、香港亦同，除卻後來居上的韓國。

巨星何去何從？

是人才凋零？還是網絡時代的影響？

是經理人公司急就章，只管製造明星賺快錢，罔顧培育，也處處過分保護，以令沒耕耘也沒收穫，製造不來巨星的誕生？

話題內容豐富，問號重重，被聽眾歡迎理所當然。

■上世紀60年代，英國四人流行樂隊組合Beatles帶起流行樂潮，歷久不衰，普世年輕人都急急拿起結他組織樂隊效法！ 作者提供

發式生活 余宜發

感覺旅遊

最近有位朋友，決定放下工作一個月，獨自到外國作一個背包旅遊，自己很羨慕她這個舉動，畢竟要放下一個月工作，需要有很多考量，包括她的公司會否批准一個員工放一個月假期，而且現代都市人，生活水平上物價昂貴，居住也同樣需要付出很多金錢，如果一個月沒有人工，可能也支撐不住生活，所以要作出這個舉動，談何容易。但我這個朋友就實行了這個放鬆心情的假期，而且她每去到一個地方，便會傳來照片給我們分享，把這個輕鬆旅遊體驗，散發到朋友圈的角落，我們一班朋友也羨慕不已。

其實有時我也會想，如果有一天可以停薪留職三個月或者更長時間，然後回到外國跟家人一起相處一段日子，雖然也不算是很長的時間，但在這個這麼奢侈的假期當中，我一定十分享受每分每秒跟家人相聚的時刻。但這是一個空想，發發白日夢而已，相信很難實行。不過自己一個人旅遊，最近便在我人生中第二次實行。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習慣了一個人去吃飯，一個人看電影，一個人逛街，發現原來雖然這三個字「一個人」，感覺好像有點寂寞附帶着，但另外更附帶着四個字「自由自在」，凡事也有兩面睇，因為我成日覺得，有人的地方便變得複雜，跟多人一起相處事情也變得混亂，如果做任何事，只要自己喜歡的，一個人實行上也簡單多了。

就好像一班朋友去旅行，雖然大家已經很有默契，想吃什麼，到什麼地方遊覽，大家也有共識，就算不是十分喜歡的地方，只要身邊的朋友喜歡便可以，只要不太難食的東西，只要朋友喜歡便可以一起去吃。但始終這些也不是自己認為十全十美能夠達到自己的要求。最近因為在農曆新年公眾假期沒有放假，所以便有三天假期可以在往後的日子拿來用，但因為這個幾天的假期很倉促，而自己又想去別的地方遊覽一下，就算沒有朋友可以陪伴，我也覺得沒有所謂，所以決定找一個自己熟悉的地方走一走，對我來說東京便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這一次到東京旅遊沒有任何目的，睡飽了便出街逛逛，肚餓了，隨便找個地方吃東西，我就是這樣想，希望透過這幾天假期可以來一個「感覺旅遊」，就是做所有事情憑着自己的感覺便可以，不需配合身邊任何人，因為獨自旅遊就是這麼的方便，不喜歡這個地方，隨時便可以走到另一個地方觀賞，想吃什麼東西，不要問其他人的意見，亂闖進一間食店試試吃，就算感到失望，也是自己的決定，所以這次「感覺旅遊」，就是我多年來第二次一個人到日本旅遊的日子。

隨想國 興國

談野菜

重看周作人寫於1924年2月的《故鄉的野菜》一文，不由想起這些年來在內地參訪和旅遊時，吃過不同地方的野菜。當然現在的野菜已經不叫野菜，都各有名字，但卻是當地的特色野菜。雖然那些野菜的正式名字如今都已忘記，但如果到當地而不吃特色野菜，想來是一種遺憾，所以，只要在飯館看到有未曾看過的蔬菜名字，都會點來一嚐。

長年生活在都市裡的港人，相信都不會知道野菜。小時候因為生活在靠海的山上，吃過自己從野外採摘回來的馬齒莧，好吃得很，當時並不知道那就是野菜的一種，只是從兄長輩口中得知，這是莧菜，可以吃，便採摘了。

周作人說他的故鄉不止一個，曾經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他曾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寫野菜的文章時是住在北京。所以他首先寫的是在北京時妻子買回來的薺菜，但他想起的薺菜，卻是浙東人春天時常吃的野菜。他說蹲在地上搜尋野菜是婦女和小孩有趣的遊戲。現在這種遊戲，相信已經消失了吧？他說，尋找到的不止是薺菜，還有馬蘭頭，但馬蘭頭卻有鄉人拿進城裡售賣，不過薺菜還是野菜。

如今，在香港的上海菜館，隨時都可以吃到馬蘭頭，但要吃薺菜，便只有春天，用薺菜來包包子，清香四溢，非常好吃。從前的野菜，現在價錢卻不菲。

文章還提到在清明掃墓時有些人家用黃花麥果來作供，但在北京卻見不到黃花麥果的蹤影。黃花麥果是鼠麴草的俗稱，又叫清明菜，廣東人稱作毛氈草。周作人說，日本人稱之為「御形」，是春天七草之一，做成點心名之曰「草餅」，是春分前後常吃的點心。

曾經在書上看過，湘西一帶的鄉民，會用鼠麴草的花和糯米粉搗製成「水蟻花粑粑」，因為鼠麴草在《植物名稱圖考》中稱之為水蟻草。這食物，不知如今到湘西旅遊還能吃到否？

古今談 范舉

特朗普的失魂失腦

特朗普發動盟國全力封殺華為5G網絡，結果只得澳洲政府積極響應。加拿大含糊其詞，說現在不會積極介入限制華為5G網絡。因為杜魯多總理已經遇到了大麻煩，加拿大的財團和農民擔心中國不再購買加拿大的產品，準備下一次就不會投票給他。新西蘭的總理更加改了以前的說法，說將會考慮使用華為5G網絡。因為新西蘭是農業國家，牛奶產品有賴中國的龐大市場。如果制裁了華為5G，總理的位置也玩完了。

最巧妙的就是英國，英國脫歐之後，經濟出路就是加入了亞洲，並且經營「一帶一路」。但是，英國也想和美國建立自由貿易區，一手拉着美國，一手拉着亞洲。

最近，英國國防大臣公開宣佈了派出伊麗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前往中國的領海地區自由航行，向中國的主權挑釁。中國立即作出強烈的反應，宣佈停止中國副總理胡春華與英國財政大臣的談判，涉及一百億英鎊的大訂單。英國政府立即發表談話，說國防大臣的談話愚蠢。

中國外交部立即向英國提出交涉，英國作出的回應非常微妙，由英國通訊安全中心的行政總裁馬丁發表談話，說用華為5G網絡是安全的，因為英國有很完善的辦法，確保5G不會危害國家安全，照着英國的辦法做，其他國家也是網絡安全的。

這一番話，立即得到歐洲地區國家的擁護和支持，他們也紛紛表態，不會排斥華為5G網絡。如此一來，特朗普最後只得一個跟尾狗，就是澳洲。特朗普的做法就像命令美國的盟國不要參加亞洲投資銀行，碰上了一個大釘子。特朗普立即詢問下屬，為什麼這麼多國家，都要和華為5G網絡的設備合作？我們的科技遠遠領先中國嗎？

下屬告訴他，美國根本就沒有開發5G全套的網絡技術，美國僅僅有5G的芯片的技術。低軌道的人造衛星微波通訊技術、蜂窩式衛星地面接收站，以及許多5G的通訊科學技術和零部件，美國都沒有。如果是我們今天才開始研究和製造有關設備，整個5G互聯網的使用，可能就要推遲了一兩年。結果特朗普發表了推文呼籲，「美國電信企業加大力度，建設速度更快的5G網絡，這些企業的行動步伐落後於其他國家，若果不加快步伐就會落後，希望美國通過競爭取得勝利，而不是靠着阻擋更先進的技術」。這說明美國進行封殺華為5G網絡，就是「要阻擋更先進的技術」。

用美國的說話就是「華為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特朗普對於歐洲地區就有八個國家的汽車技術領先於美國，造成了巨大的順差，也形容是「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科學技術執輸了，現在才想起來，說明了一個問題：特朗普是先動了嘴巴嚇唬對手，然後再去想問題所在，發覺行不通了，然後叫美國的企業努力發展技術。這說明了特朗普不懂得先行思考好了，才去發表政令，開展外交工作。

這樣的人當了美國總統，當然會使美國加快衰落。如果他能連任，美國衰落的速度將會更快。中國人當然希望他繼續當總統。

百家廊 山林

豬年說鵝

狗年說狗，豬年說豬，這都是為了應景兒。如果有鵝年，人們一定來一個鵝年說鵝。奈何鵝福分淺，沒有躋身十二生肖之列。不但如此，「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之中，也沒有鵝呀！鵝並不因此而自卑，相反，牠比其它的家禽更驕傲一些。在那農家的庭院裡，你看牠，走起路來，步履從容，威儀棣棣，儼然就是一位「鵝公主」。

鵝，在主人一家子面前很是溫順，見到陌生人會性情大變。牠不顧一切衝上去，朝着來人亂撲。其實這不是發揮狗的看家作用，而是鵝的本性，牠愛啄人。鵝，體態豐腴，沒有狗那麼敏捷的身手和鋒利的牙齒。牠的技能，主要是體現在咬人腿部。一旦咬住了，就用力擰，把皮膚擰出血印子來。在鵝的眼裡，沒有老幼之分，對待小孩子牠也毫不客氣。

好在，牠怕武器，如果小孩子手裡拿着棍子或者磚頭，牠也會畏縮不前，停止進攻。上小學的時候，我放學回家，時常碰見胡同裡那一隻「霸道鵝」。剛開始，我沒命地跑，牠沒命地追。有一次，我猛然回過身，把書包一甩，打了牠個措手不及，東倒西歪。經此一戰，我發現鵝是有記性的，那隻霸道鵝，此後見了我，脖子伸得沒那麼長了，成了一隻「乖乖鵝」。

鵝不發威的時候，優雅嫻靜，溫婉如玉。牠浮在水上，慢慢騰騰，不慌不忙，挺享受的樣子。鵝是一名游泳高手，波光粼粼的水域才是牠真正的精神家園。唐代駱賓王七歲時候，看見大白鵝在池塘中游泳，詩興大發，隨口吟詠了幾句，沒想到成了千古名篇。「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試問，哪一個學齡兒童不會吟誦這首《詠鵝》呢？

鵝，是老百姓的「院中寶」，牠由大雁馴化而來。常見的家鵝，有灰鵝和白鵝兩種。灰鵝毛色黯淡無光，實在不起眼。白鵝，羽毛光潔，白衣勝雪。成語「鵝毛大雪」把輕飄飄的雪花比作鵝的白羽，無形中提高了鵝的知名度。雪花最是純潔無瑕，白鵝沾了光，似乎也變得超凡脫俗。

鵝，剛孵化出來時，小模樣呆萌可愛。鵝黃色，指的是幼鵝的顏色。鵝寶寶原本是清一色的淡黃，在成長過程中，牠們的毛色悄悄發生變化。最後，有的長成相貌平平的灰鵝，有的長成豐神俊朗的白鵝。

鵝的體型，比雞和鴨子大，生的蛋也比雞蛋和鴨蛋大很多。灰鵝產蛋量和白鵝不相上下，不管白鵝灰鵝，生的蛋都是一樣的橢圓形。東方女性，有一種極美的臉形，叫鵝蛋臉。紅樓人物薛寶釵就是一張典型的鵝蛋臉。鵝蛋臉雖美，卻怎麼也比不上林黛玉的瓜子臉。這大概是心機女不討喜的緣故。

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中，祝英台女扮男裝，梁山伯沒有識破。祝英台千方百計點撥，梁山伯還是和一塊木頭一般沒有知覺。祝英台沒辦法了，嗔怪梁山伯是一隻「呆頭鵝」。呆頭鵝並不是真呆，傻實在而已。

我寫過一篇《千里送鵝蛋》的小說。一位寡居的農村母親為了去北京城裡照顧孫子，把家裡的大白鵝送給了鄰居獨居的王大爺。王大爺精心呵護這些大白鵝，大白鵝產下的蛋，王大爺一個也不捨得吃，他用心保存着，等着物歸原主。他忽略了鵝蛋的保質期。有一天，王大爺意外得知張大娘病了，正在北京城治療。他二話不說，提了一籃子鵝蛋就去了北京。然而，在北京，他去醫院沒有見到張大娘，張大娘失蹤了。王大爺路費被偷了，只好在街頭賣鵝蛋籌路費回家。他賣出的鵝蛋被買主不小心摔壞了一個，一股臭味瀰漫全街。王大爺被買主誤認為是騙子。在交警的幫助下，他訴說清楚，回了家鄉。回到家一看，張大娘正在他家院子裡給大白鵝餵食。古有千里送鵝毛，禮輕情意重，今有千里送鵝蛋，一段夕陽紅。

大書法家王羲之喜愛鵝，家裡建有鵝池。池裡群鵝嬉戲，姿態各異。鵝池旁的石碑，上書「鵝池」二字，據說是父子強強聯手，天作之合。鵝，是父親王羲之寫的。池，是兒子王獻之寫的。放在一起，居然分不清孰高孰低，足見二人書法功底皆是爐火純青。

山陰的一個道士，養了些美麗的鵝，王羲之去看了看，十分迷戀，堅決要買下來。道士知道王羲之書法值錢，要求王羲之只要替他抄寫一遍《道德經》，就把鵝群送給他。王羲之一百個樂意。抄寫完畢，趕着鵝們去壯大自家鵝池去了。雖然不曾見過這大名鼎鼎的鵝池，想像中，也該是如《紅樓夢》大觀園裡的「菱荇鵝兒水」吧？我有個閨蜜，曾經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她夢見一隻大白鵝變成了直立行走的鵝。問我這是什麼兆頭？我自然不懂。但是為了安慰她，只好胡謅。我說，直立行走的鵝，那是企鵝。企，通「起」，鵝就是「我」。恭喜你，這是個好夢，預示着升職。閨蜜風趣地說，難道醜小鴨真的會青雲直上，變成白天鵝嗎？

金豬賀歲，新春大吉，既然大張旗鼓說鵝，不能不提鵝的美味。鵝肉燉白蘿蔔，是一道冬季養生菜，也是北方局部地區的過年大菜。鵝肉鮮嫩味美，熬出的湯汁清香不膩，蘿蔔味的鵝湯補養身體之餘，還可以預防感冒咳嗽。今年春節，回農村老家陪老人過年，不但吃了鵝肉燉白蘿蔔，還吃了鵝蛋炒韮菜。鵝，土生土長，蛋，有滋有味，那叫一個香。

鵝蛋和香椿芽也是一對好搭檔。兩者結合，潤燥除熱，補氣養神。我從老家帶回的幾隻鵝蛋，沒捨得隨便做了吃。再等十天半月的，香椿芽該陸續上市了吧？頭茬香椿芽是「富貴菜」，地地道道的家產大鵝蛋來配牠，才不枉了這名號呢！

演藝蝶影 小蝶

無禮的演出

很多時候，我聽到舞台工作者批評觀眾不尊重他們的演出。例如觀眾在演出時談話、睡覺、講電話、電話鈴聲響起，又或是上網，令演員受到騷擾，不能專注演出。我明白他們的困擾，也同意有部分觀眾真的很有問題的。拈手拿來的例子如我曾坐在每隔一會便檢查訊息的觀眾的鄰座，其手提電話的光線刺射着我的雙眼，令我雙目不適和影響我看劇的情緒。有一次，前座的兩名觀眾一直在談話。坐在我身旁的恰巧是劇壇中人，忍耐不住揚聲叫那二人閉嘴，場面好不尷尬。

我明白觀眾的一些行為確實令劇組人員不快。可是，不知是否為了報復，或是劇界一些人覺得需要教訓觀眾，近年來我碰到一些反而令觀眾不愉快的情況出現。

一次，一名導演開場前站在台上，將在他眼中觀眾經常「犯錯」的事情冷嘲熱諷地訓示台下觀眾。他的態度高高在上，非常囂張，活像他是唯一有文化的人來教化台下一班蠻人似的，他的自我膨脹令人很是反感。

有時，有些演員會在遲到的觀眾步進觀眾席時，在台上假扮即興，以取笑他們遲到。這種手法並不是人人可以做得好的。高明的，善意的，可以博觀眾一笑，增加喜劇效果；低劣的，惡意的，只會令觀眾討厭。

上星期我便遇上一個毫不尊重遲到觀眾的演出。我為了工作，每年需要觀劇數十次，卻做到很少在開場後才到劇院。可是，那天我碰巧遲到了。我到場時，該劇剛剛開始，我只好在門外等候，直至「遲到者進場時間」才入場。我不喜歡錯過首幕戲，但誰叫自己因事而遲了呢？

到了劇院職員讓我們入場時，我和其餘三名觀眾靜靜地步進劇院。沒料到原來那個小演出的舞台設計並沒有真正的表演舞台，而是只有兩行走廊讓演員在其中演戲。換句話說，當我步進劇院走在其中一條走廊時，一名演員正好站在我面前演戲。我猜想她之前正在說一些批判階級和政府的台詞吧，因為當她見到我們四人時，竟然指着我們說：「他們一定是高階級的人，是高官了吧？因為只有當高官、很高階級的人才會遲到……」我們立時成了演出的一部分和被她當眾取笑的對象。

好笑嗎？幽默嗎？一點也不。這是沒有文化卻要裝扮成風趣雋永，自以為有急才和懂得要弄即興手法的人的低俗手法。她覺得嘲弄觀眾很好玩的嗎？侮辱高官便是英雄嗎？那時候，我真的想過立即離場，不想再受侮辱。不過，我跑到這麼遠來做一項義務工作，若連一眼也不看該劇便離開，覺得自己好像沒有盡責似的。於是，我硬着頭皮坐下來。

不過，我始終沒有看畢全場，因為該劇不但水準差劣（我不是在寫劇評，所以不在此處評論該劇的製作水平），而且在無必要的情況下常常叫觀眾說粗俗不雅的話，嘩眾取寵。該名演員亦多次嘲諷觀眾，嘴臉很是難看。我終於找到適當時候，逃也似地離開劇院，並且非常痛恨我被浪費了許多寶貴時間。

一個演出，如果刻意以低俗的手法來傳遞編作者挖苦造作、虛偽、自鳴清高的假面孔的訊息，可以是成功的製作。可是，當編作者自以為站在高地上去批判眾生，卻沒有內涵而只剩下粗鄙，那就是品味和修為的問題了。